

記敘文描寫辭典



金一鳴編著

羣學書店出版

景物之部

江南春訊

除非實地到過江南的人，是絕不會領略着它的真趣的。——儘管在詩人的意境裏，是感到怎樣的迷人美！

我尤其喜歡那江南早春的霧晨！

天氣暖烘烘地叫人感到一身輕鬆，曉霧濛濛的籠罩着浸在春色裏的一切，充分顯現出隱約朦朧美。

遠地的山巒，下面擁簇着濃厚的霧靄，只模糊地勾出兩抹粗淡輪廓的綫條。輕佻柔和的春風，漸漸地濾過那霧幕，天氣就轉過了爽朗。

這江南的春景，是夠拖長了人們的記憶，同時又會聯想起塞外的四五月間的豔陽天。在溪傍或湖邊，春風裏，正泛着細微的波紋，岸頭絲絲的垂楊，擺着纖纖的腰肢，像溢露着生命的喜悅和青春的嬌姿。

夜海

海是不寧靜的，即使有沉重的夜，也壓不住它的翻騰，浪花夾着重量咆哮的聲音，衝擊到脆弱的船舷，泡沫濺到船裏，更濺到那船裏理網漁夫的全身。

冷

冷的風，冷的水花，陣陣緊迫，穿透那漁夫一襲破舊棉襖的破洞，冷風透入那漁夫漁婦們幾顆隨風逐浪飄泊的心境。

風鼓着帆，不斷前進，桅桿上還懸着一盞半明半滅的漁燈。

燈，在風浪裏搖曳着。可是照不破海上夜色的祕密，這時候漁舟，燈火，漁夫漁婦們都是相依爲命，有着同樣命運。

閨門的夜

深夜，我們像遊魂般從大街彎進一條黑暗的小巷，巷裏面稀疏地閃出微弱的燈光，在黑暗中，飄來一陣嘈雜的聲音，一羣羣的姑娘，彷彿幽靈一樣，擁擠地站立在小巷的兩邊，在朦朧的光線裏，顯出她們一個個滿塗脂粉的面龐，披上了紅綠各式的服裝，背後站着她們主宰人——老鴇，在推動她們去拉那行人的衣袖。

夜深入了閨門的一角。我們更感到陰森了，淒涼了，冷清清像人間地獄一般，這裏是身世可

憐的女子們，遭受慘痛命運的屠場，沒有一線光明，祇有無邊際深沉的黑暗。

龍山遙望

朝東望西，遠散在錫山塔後的，依舊是千萬的無錫城內的民家和幾個工廠的高高的烟囱，不過太陽斜低了，比起午前的光景來，似乎加添了一點倦意。俯視下去，在東南的角裏，桑麻的林影，還是很濃很密的，并且在那條白線似的大道上，還有行動的車類的影子，在那裏前進呢？那麼至少至少，四周都只是死滅的這一個觀念總可以打破了。我寬了一寬心，更掉頭朝向了西南，太陽落下了，西南全面，只是眩目的湖光，遠處銀藍迷濛，當是湖中間的峯面的暮靄，西面各小山的面影，也都變成了紫色了。因為看見了斜陽，看見了斜陽影裏的太湖，我的已經闖入了死界的念頭，雖則立時打消，但是日暮途窮，只一箇人遠遠在荒山頂上的一種實感，却油然的代之而起，我就伸長了脖子拚命的查看起四面的路來，這時候我實在只想找出一條近而且坦的便道，好導此便道而趕回家去。因為現在我所立着的，是龍山北脈在頭茅篷下折向南去的一條支嶺的高頭，東西南三面只是岩石和泥沙，沒有一條走路的。若再回至頭茅篷前，重沿了來時的那條石級，再下至惠山，則無緣無故便白白的不得不多走許多的回頭曲路，大丈夫是不走回頭路的，我一邊心裏雖在這樣的同小孩子似的想着，但實在我的腳力也有點虛竭了。『啊啊，要是這兒有一』

所菴廟的話，那我就可以不必這樣的著急了。」我一邊儘在看四面的地勢，一邊心裏還在這樣的打算，「這地點多麼好啊，東面可以看無錫全市，西面可以看太湖的夕陽，後面是頭茅篷的高頂，前面是朝正南的開原鄉一帶的村落，這裏比起那頭茅篷來，形勢不曉要好幾十倍，無錫人真沒有眼睛，怎樣將這一塊龍山南面的平坦的山嶺，却這樣的棄置着而不來造一所菴廟的呢？唉，或者他們是將這一箇好地方留着，留待我來築室幽居的罷？或者幾十年後將有人來因我今天的在此一哭而爲我起一箇痛哭之台而與我那故鄉的謝氏西台來對立的罷？哈哈，不錯，很不錯。」末後想到了這一箇誇大妄想狂者的想頭之後，我的精神也抖擻起來了，於是拔起腳跟，不管牠有路沒路，只是往前向那條朝南斜拖下去的山坡下亂走。結果在亂石上滑坐了幾次，被荆棘鉤破了一塊小襟和一雙線襪，跳過了幾塊岩石，不到三十分鐘，我也居然走到了那支荒山腳下的墳堆裏了。

到了平地的墳樹林裏來一看，西天低處太陽還沒有完全落盡，走到了離墳地不遠的一箇小村子的時候，我看了看表，已經是五點多了。村裏的人家，也已經在預備晚餐，門前晒在那裏的乾草荳莢，都已收拾得好好，老農老婦，都在將暗未暗的天空下，在和他們的孫兒女遊耍，我走近前去，向他們很恭敬的問了問梅園的路徑，難得他們竟有這樣的熱心，居然把我領到了通汽車的那條大道之上。等我雇好了一部黃包車坐上，回頭來向他們道謝的時候，我的眼角上却又撲

似簾地滾下了兩顆感激的大淚來。

黃昏驟雨

晚飯後，烏雲密布在天空。天色漸漸地昏暗下去；忽然閃了一道銀白色的電光，照耀得人的眼睛發花，接着是一個最響的大雷，雨便從此落下了。一點，兩點，千點萬點……落個不停，中間常夾着電光，雷聲，玻璃窗被打得沙沙的響。雨水從窗縫裏流進到窗台上，地上一會兒稍小些，但一會兒又大了。雨雖下得這麼大，但沒有一個人發出怨聲，固然農人這時正需雨水，但因多日的乾燥，使人難過，這雨正是一種興奮劑。我們自修時，看書也高興了，做事也有勁了。到了下自修時，雨是小了，但屋簷邊仍滴滴答答落個不停，到了宿舍，雨又大了，但沒有初下那麼大。勞動了一天的我們，這時應該休息了。爬上床，閉起眼睛，慢慢的向夢鄉走去。熄燈之後，雨真大了，大得人駭怕！比初下時還要大上兩倍，真所謂傾盆大雨。電光是一陣接着一陣，不在東西，便在南北，雖閉着眼皮，也感覺牠的亮光，雷聲更是隆隆不絕於耳！

春的傍晚

「清明時節雨紛紛。」這句通俗的成語，竟成了天文上不可滅的定律。天是陰暗的，室內更

黯然，我非常無聊地躺在沙發上，呆望着玻璃門外靜的景色。雖然落的是濛濛細雨，可是到處却已夠濕了！對面嫩綠的垂柳，怪可憐似的，被雨欺凌得淅淅欲淚。

這樣的時光，這樣的景緻，這樣的心情，很容易送我進入幻想之鄉；眼前的一切景象，在看人生呢？

這棵高大的垂柳，它又不知經了幾度的衰落！又經過幾度的新生！他經過風霜，晒過烈日，現在又在這細雨濛濛中發芽了！它將來的命運是怎樣呢？這又有誰曉得？微雨輕輕地落在花朵上，清風慢慢吹動樹枝，明媚的春光，又將在這細雨濛濛中憔悴了！這又有誰覺得呢？

樹枝的高處，隱藏着一個被雨淋透躲鳥窠，躲在裏面那幾只可憐的小生命，他們將如何的過活呢？蝴蝶與蜜蜂，又是被風雨驅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曾經歸去的春，帶着開過的花朵，綠過的葉兒，又是往那裏去了呢？天上人間，何處見得？

我心情起了無端的悲哀和惆悵，我想結束了我的幻想。天已漸漸的黑了；蒼茫的暮色，輕輕地把我的幻想罩住了。

湍急的錢塘江

忽然在茫茫的江中，有一隻小火輪向我的眼前駛過來，江水湧起一陣波浪，從江心捲向岸

邊，我的眼睛也隨着波浪捲動；一會兒，浪捲到小洲的旁邊，看去好像浮高幾尺，一浮一動的，又彷彿大金魚缸裏生着綠苔的浮石；不久，小火輪愈駛愈近，白浪也愈滾愈急了，小洲好像一匹被人追逐的水牛，在洶湧的波浪中掙扎奔馳。怒濤愈來愈急，小洲也愈掙扎奔馳，似乎有點喘不過氣來了。我看得急死了，可是許多同學們都不要看這小洲，只喜看江上的風光，對這危險的小洲，好像任牠被浪沖去，被潮水沉沒，都與牠們沒有干係的樣子。我凝神了，我急死了，好像大難降臨的神情，只是在堤岸上蹬腳發狂地，想不出一個辦法。

在這焦灼如火燃眉尖的當兒，忽然從淺色的桑田中飛來一隻白頭褐羽的小鳥，棲在小洲上的桑樹巔，跳來跳去，活潑逍遙，唱着快樂的歌曲，啄那黃嫩黃桑芽，望着茫茫無際的錢塘江，聽着陣陣波浪的聲音，似乎很快活的樣子。牠只知苟安自樂，不管小洲如何地被風浪捲拍，只是叫着跳着。我看了心頭更湧上了一層悲痛。

虎邱的古塔

進了虎邱的山門，在樹梢上就望見那座巍立的古塔。我們在旁處略略的徘徊，便逕奔那古塔而去。

它的美在我們走近它五丈之內才全然發現。它不是玲瓏，是渾成，是一塊小的團結。它沒有

飛簷，沒有尖頂，不是衝天的向上力。它是圓頂，是上沉，下一種力自天而降，抓住地面，如虎踞的威雄。它的顏色不是磚藍——不表情感的顏色，天的顏色。它的顏色是赭丹，是半褪落的赭丹，是熱烈的情感經過時代的傷痕，是人的顏色。映在夕陽的古紅之下，它的顏色比我們平常所見的一切的顏色都古雅，都壯麗，都淒涼，都高傲。加以四圍的荒草，斷木，襯着他本身的古拙，蒼涼，倔強，屹立，完全一片力量的表現，雄偉的象徵。

我們簡直受了他的魔力，走都走不開。直坐到夕陽銜山，它的顏色減少了力量，我們才移得動脚。老石承認在西洋建築中沒有如此簡單而表現力量又如此充足的。可惜塔身已東北欲側，數年以後，將與雷峯塔同爲荒土一邱。世界上又失去一件重大的藝術品——悄然無聲的失去了！

我們往外走的時候，南望層層疊疊的雲山，在暮靄蒼茫中迷離掩映，簡直分不出那是雲，那是山來。

葛嶺之巔

荒寂寂的葛嶺，仰望山巔之小亭，越顯得孤兀而寂立！

山徑曲折蒼苔濕滑，疲倦了的君式與麥因走不動了，小坐山腰，喘著。我乃奮勇高登，上小亭，

那錢塘江一線，

掛在天邊。」

白堤柳，蘇堤桑，山之黛，湖之光，全盤在我的眼底！

麥因仰望著我笑，我仰望著蒼空笑，一切的山靈，山魅，花花，草草，都向著我們笑，空山忽充滿了笑音，空谷忽充滿了笑容，一切都充滿了笑意！此時芬芳悱惻，塵思頓滅。

張家口

當你停立張家口的任一角落，障眼的，便是一行高峻的大山，和蜿蜒的長城，有時候，也可以看見從北方的高原上，風塵撲撲而來的蒙古人的面孔。站在稍高的一塊土地上，還可以望見附近的草原上，正在低着頭吃草的綿羊，也可以聽到從遠地傳來黃牛的馬悲壯牧高鳴，你聽了，不由得能泛起了熱烈的古時的胡地的感覺。走到了河邊，急湍而混濁的泥水，好像在悲哀的對你囁着。古時的騎士們，開疆的英雄們，對着這流水，也不知發狂了多深的感喟！然而現在呢！然而現在呢！一切皆非昔比了，不用說了，只能供人燈紅酒綠的麻醉了！

蛙聲

春爲着使命的驅使，已跟着東風戀戀不捨地脫離了人間，人們的心又加緊無量數底悲哀，可向誰訴苦呀！接踵而來的是夏之神，他將暴露出他底兇獷，使這大地上的一切，一刻得不到安泰。

春總得留下了一點恩惠，給與人間。除了紅花綠草之外，小小的池沼裏，面上有的是綠萍，還能見到綠萍下的小動物，頭大大的尾尖尖的，搖搖擺擺在游着。

日子過得很快，那些蝌蚪也長大了，不願在池沼裏游泳，已到地上有草的地方，奏着那闌闌的天然音樂。

日裏，天空中只有幾朵白雲散漫在各處，風很難尋得着。他已不知躲在什麼地方？路邊的樹垂着頭，現出灰敗的色彩，偶而一陣大雨灑在被日晒過的路上一陣酸臭氣，直衝鼻腔，使人怪難忍受，這一切的景象，或許是所謂夏的恩惠吧！

記得過去的一年某一個夏夜，微風拂拂，星掛在沉青色的天空中，閃閃地眨着冷視的眼，我和我的朋友，兩人攜手在湖邊同游，有許多青蛙，閣閣閣底叫着，我倆聽着出神，耳朵的聽覺也好，像格外靈敏了，能聽得出牠們的悲歡離合似的。

現在那蛙聲又鳴了！可是在湖邊徘徊着的，祇有我了，我幽默着追思着我的愛友，想起他的慈善容色，又使我加緊了一層悲哀，因此我便走了，垂着頭很難過的走了。

但是遠處彷彿還有幾聲蛙聲，閣閣地似乎告訴我：「你的良友也在掛念你。」

淒涼的秋夜

是月暗星繁的秋夜，高樓上看出去，能夠看見的，只是些黃蒼頹蕩的電燈光。當然空中還有許多同蜂衙裏出了火似的同胞的雜噪聲，和許多有錢的人在大街上駛過的汽車聲溶合在一處，在合奏着大都會之夜的「新魔豐賦」。但最觸動我這感傷的旅行者的哀思的，却是在同一家旅舍之內，從前後左右的宏壯的房間裏發出來的驕豔的肉聲，及伴奏着的悲涼的絃索之音。屋頂上飛下來的一陣兩陣的比西班牙舞樂裏噪皮鼓銅琶更野噪的鑼鼓響樂，也未始不足以打斷打斷我這愁人秋夜的客中孤獨，可是同敗落頭人家的喜事一樣，這一種絕望的喧闐，這一種勉強的乾興，終覺得是肺病患者的臉上的紅潮，靜聽起來，彷彿是四萬萬的受難的人民，在這野聲裏啜泣似的。『如此烽烟如此（樂）老夫懷抱若爲開』呢？

錫蘭島上

我們上岸游山，一眼望見對面一個峯，好像四方城子。土人都是四更天拿着火把爬上去禮拜，那就是世尊說經處了。山裏頭有一所名勝，叫做坎第。我們雇輛汽車出遊，一路上椰子檳榔漫

山徧谷，那葉子就像無數的彩鳳，迎風振翼，還有許多大樹，都是蟠着龍蛇偃蹇的怪藤，上面有些瑣碎的高花，紅如猩血。經過好幾處的千尋大壑，樹都滿了，望下去就像汪洋無際的綠海。沿路常常碰着些大象，像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規行矩步的從樹林裏大搖大擺出來。我們渴了，看見路旁小瀑布，就去舀水吃。却有幾位黝澤可鑑的美人，捧着椰子，當場剖開，翠袖殷勤，勸我們飲椰乳。劉子楷新學會照相，不由分說，把我們和「張黑女碑」照在一個鏡子裏了，他自己却逍遙法外，走了差不多四點鐘，到坎第了。原來這裏拔海已經三千尺，在萬山環繞之中，瀦出一個大湖。湖邊有個從前錫蘭土酋的古宮，宮外便是臥佛寺。黃公度有名的錫蘭島臥佛詩，詠的就是這處。

秋 的 田 野

踏着鋪滿庭院的黃葉，走出了家，車已預備好了，我便離開這囂雜的都市，向荒涼的田野走去。因為急着看萌，就沒有留心一路景色，只覺得在秋日撫摩下的一切，是溫柔而可愛的！

登着奇突的山石，慢慢往上爬，漸漸沒有險阻的道兒，雖然是個荒涼地方。
在蕭條的林間，透出點點的紅葉，那種藏藏躲躲的，遮遮掩掩的樣兒，真有一種別緻的味道。
採得幾片紅葉，和一枝野生的紅豆時，我們便坐在枯草地上，看着天邊浮動的白雲，我們也

覺得躍躍欲動。

登上一座高山，四週景色一覽無餘，心曠神怡不覺振臂長嘯。

夕陽斜照，暮色蒼茫了！我怕萌受了晚涼，便催他離了此地的一切，戀戀地踱下山。

在夜色中，我凝視着紅葉似醉的頰兒，回憶山中的秋。

廣西的石

廣西到處的水畔山巔，尤其是深洞裏，各有發現奇美的岩石的可能性。先就整個岩石外形說，譬如說柳州的立魚峯——卓削如立魚。桂林的疊綠峯，狀如石城玉疊，獨秀峯如黻冕。他如門鷄，白雉，巨象以及囊駝的馱經聽法等等都肖形的。又如陽朔的羣峯，數十里如筍出地，各不相依，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嘴，如陣將合，如戰將潰，如樓通天，如闕刺霄。這些巨大岩石的像形尙且逼真如是。說到零星細小的岩石，普通稱做小石山，則更有不可思議的妙趣了。

這種小石也是到處有的。說一件唐朝名人的韻事罷。吳匏庵記唐氏「陸績守鬱林，歸舟輕，於岸上取石壓之。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門有巨石，卽此也。後御史樊社輦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這是多麼寵幸吧！

春晨

春光又散佈到人間，給人們一個新的希望。

天空中散着漫遊的薄雲，朝暾初上，蔚藍的天空裏，現出粉紅的顏色。

同時，大地上春天的雀兒，在嫩綠色的樹枝上唱着甜蜜的歌；梅花，桃花，聽得入神，將睡意輕輕的拂開，把臉兒依偎在嫩枝上，靜靜地細聽雀兒的歌唱，微風輕輕地吹動了小溪，將小溪平滑的臉上，吹出了些花紋，表示它在微笑。微風又慢慢地離開了它，飛到綠柳枝上和樹葉接吻，發出可愛的聲音來，把一對小鳥喜得偷偷地飛舞着；蜜蜂也飛在梅花和桃花上嗅着他的香味，一面唱着雄壯而偉大的歌；桃嬌羞地低着頭隨着微風將她美麗的苗條的身體盪漾起來；梅郎含着笑，亭亭玉立，靜聽蜜蜂雄壯的歌聲；小草花聽得跳着熱烈的舞；一切的景物，都隨着新春而有了活躍的生氣了。

這時，太陽漸漸地由地平線升上來，明朗地照着，鳥兒低低地唱着，這真是一幅富有詩意的圖畫。

西窗晚眺

晚霞飛，西窗外；窗外家家種青菜。天上紅，地下綠；夕陽落在黃茅屋，屋頂的炊烟——絲絲裊裊團團片片——直上接青天。天邊歸鳥陣陣旋，肅肅飛過屋上巔；落影紛紛滿眼前。抬頭紅日沒，新月一鉤出。鉤著樹梢頭，樹下烟流像水流。菜田一半被烟漫，樹影也像烟那麼淡。我也無心看，下樓吃晚飯。再上樓來月已暗，滿天但有那繁星爛。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吃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至斜的脚步，登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躺到藤椅上去。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是，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欄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綵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寞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

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一匣烟，蕩過東關頭，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夏夜的韻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淒厲而繁的弦索，顫慄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到廈門去

兩晝夜長途的航行。忽然中途暫停了。這種驟然獲到的安慰，使我感到另一種的愉快。憑欄四望，左右兩岸陸上，紅樓市廛掩映於山林間，三哥手教指畫的告我道：江的對面是鼓浪嶼，和上海的租界似的大半外領外僑的住宅；還有一部份是南洋回來的富商安樂之窩。江的遠邊便是廈門大學，就是上海大廈大學的母校，那邊我小時的讀書學校所在地，現在已隔十多年了。正在閒話間船在靠近廈門碼頭，大家紛紛上岸遊玩。

巍峨的洋房，寬闊的馬路，輻輳的街車夾着行人小販等的叫囂聲，襯出一個南國是商業繁盛的新市。靠海街上的洋房，都是三匹層式的很像滬上法租界西新橋一帶新建的房屋，店鋪面前水門汀上恰好下雨行人在下邊走，得不受雨水的襲擊，市政當道的設計尙稱不錯的。不過路